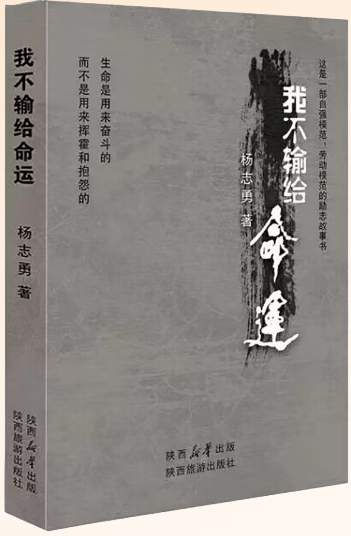


奋斗者书写奋斗者的赞歌

——序报告文学《我不输给命运》



有机会认识一些有作为的青年人还是令人兴奋的。

我认识杨志勇还是在陕西工人报上,当时他写了一部长篇通讯,反映安康一个名叫张明俊的村干部,奋力带领全村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。通讯写得细腻,也很扎实,很多细节读得我感动不已。我想,像这样的乡村干部是应该树为典型的,便提笔给那篇报道做了批示。

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写通讯的作者,乌亮的眼眸,浓密的头发,魁梧的身材,居然还捧着厚厚一摞书。原来他不但热爱新闻事业,还怀揣着作家梦,以一两年写一部书稿的频率坚守着自己的初心。我吃惊地翻了翻他出版的书籍,有小说、有散文,更多的是报告文学集。看来志勇还是很勤奋的,我鼓励

他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的。多少著名的作家一开始的时候,也习惯于写些生活中的好人好事,随着对人生认识的深入,接触了更多的社会现象,笔触就自然深入了,把其中的一些现象抽出丝来,就可能编织成文学作品,也就可能成为文学陕军的一个优秀分子。

但是志勇好像只顾埋头写作,并不关注文坛上的事。那年,我看到省作协在评选百优青年作家,初选名单里竟然没有志勇的名字。他已出版七八部书了,是完全符合条件的。我便向他打电话询问,志勇居然一脸懵懂,根本不知道这回事。我告诉他进入百优计划后,省作家协会会有组织地进行培养,还有一笔基础费用,至少吃饭不愁,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,这对于像他这样的作者是最好的不过的机会了。后来他放下手中活计就跑去报名,果然碰了钉子,报名时间已经过了,我只好代工会去做了协调,介绍了他的勤奋和成就,最后才得以如愿。

时间过得很快,以后我只是在一些年节的短信里见到杨志勇。然而,今年初夏的一天,他居然又拿来一摞书稿嘱我作序。我接过沉甸甸的书稿,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书中人物的故事,完全被他的热情感动了,便应允下来。然而,他走后,我抽暇翻开稿页,发现他写的十篇报告文学,反映的都是自强不息、艰苦卓绝的残疾人典范。有个自强模范李辉民,企业做得很好,但他成功后依然为残疾人事业默默奉献着;有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李增勇,自己生存条件已很艰难,但他却有一股热血,用手机在网上帮助别人;还有个眼盲的魏国光,从十一岁起便鼓起勇气学医,至今已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夫,还收获了浪漫而真诚的爱情;等等。杨志勇笔下的残疾人身残志坚,个个都是大写的人。我从他充满深情的笔触间感受到,那些人的奋斗经历深深地感染了他,让他感受到人世的苦痛,也感受到人间的爱,谁读过之后都会产生洗礼股的感受,而把这种精神传扬出去大概正是志勇的心愿吧!

志勇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,这是件很辛苦也很麻烦的事。首先你得与描写的对象建立感情,人家才可能向你袒露心声,你才能客观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,尤其是主人公生活中的磨难。把那些琐碎的片段梳理清晰了,你才可能从中挖掘出人物的精神来,才能够捕捉住感动自己的细节故事来。有时候,稍不小心还会引起争议,所以好多作家害怕触碰这类题材,但是志勇却十多年坚定地走下来,写了六十多个人物的报告文学了。写好报告文学首先要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,牢记国之大者,心系国之大事,深入火热的时代生活,用手中的笔书写出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。

所以我说,志勇的这部报告文学集,不但用他手中的笔描写了一批残疾人奋斗的事迹,也向人们袒露着他的胸怀和热情,相信志勇经过勤奋和创造,一定会再为我们奉献出一部又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为文学陕军增光添彩!

是为序。

□阿莹

杜芳川长篇小说《战乾州》出版发行

书 讯



日前,长篇小说《战乾州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作者杜芳川是一位高产作家,已出版中篇小说集《大案队长》、长篇小说《阵痛》《五陵原风雨》和散文集《回眸》,其中《阵痛》入选“西风吹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”系列图书,为陕西省委宣传部“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”。

《战乾州》是一部以史诗笔调书写乾州往事的现实主义作品,讴歌了乾州人在搏击中觉醒与抗争的不屈精神。战争的刀光与剑影,人性的善良与凶险,均在作品中得到很好的呈现。这也是作者守望乡土、向历史致敬的优秀作品,值得一读。

□刘海峰

打理好生活之树

——从《星空与半棵树》说开去

下有没有分分钱。在课堂上,他又会讲到围绕太阳系旋转的九大行星,因为那时冥王星这颗不够尺寸的矮行星还没被踢出去。我相信老师让大家多看月亮,数星星、别老盯着脚下分分钱的幽默缺点,一定会让同学们记忆深刻。后来进县城工作,星星还是那个星星,但至多抬头看看月亮,因为生活逼得你还真需要时时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了。再进了省城,连看月亮都少了。星空,就逐渐成了一种存在的概念。

就在这时,我突然又被专题片里画面优美、奥妙无穷的太空所吸引,阅读兴趣随之转移,从卡尔萨根的《宇宙》、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、布莱森的《万物简史》等书中,甚至得到了比一些社会学家纵论社会演进规律更深刻的洞见。他们将人类的生死存亡、宗教、哲学、历史、科学、经济、技术、战争、病毒、进化,统揽在天体的照妖镜下,一一辨析着我们认识自己、改造世界的可行性。随着网络阅读的勃兴,我停掉了订阅的其他刊物,却始终保留着《天文爱好者》杂志,甚至还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,不时向天空扫射一二。再回到乡村,我想拜访那位让我们数星星的老师,可人已作古,就想在小说中复活他的形象。因为乡村总有那么一些人,让我们拥有看到深远与辽阔的胸襟和眼神。他手提的老马灯,有时真能照亮一个山村。小说的一个特殊人物——民办教师覃泽明就出场了。他有两个学生,其中一个,就是背着一部上大学时购买的漆皮斑驳的二手望远镜,一次次奔波在路上的安北斗。他老想仰望星空,可脚下要处理的却偏偏是半棵树的树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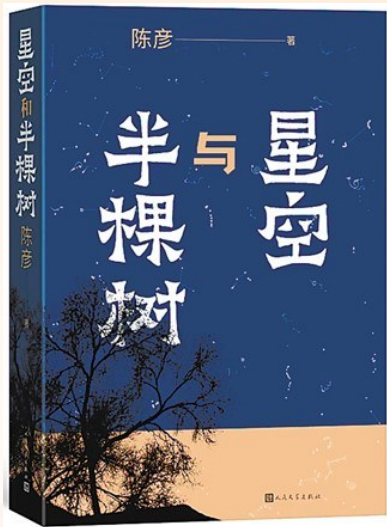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“半棵树”。对星空而言,太阳系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,有数千亿个。而银河系在宇宙的盘上,也有万万亿个以上。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,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。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,它却有关尊严、权利、面子、里子,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。因此,他屡屡踏上讨要公道之路,甚至耽误了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。安北斗由无奈、讨厌、气愤、恼恨,到理解、同情、不平、介怀,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干了一件有价值的

事,与天文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小行星发现之旅殊途同归了。理想信念,看似高蹈出尘、超然绝俗,但最终落到俗世层面上,落到一名基层公务员安北斗身上,就具体到了帮村民温如风争取那半棵树的权利上。

生活与小说,在我看来,有时就是一棵树的状态。根系越庞大,主干越粗壮,旁枝越纷扰,叶茎越繁复,就越耐看,越有意味。小说只是对生活之树做一种精心的爬梳与打理。把你知道的有趣世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出来。其实还是戏剧家李渔“立主脑、剪头绪”的问题。只是小说的“主脑”和“头绪”更加丰沛斑驳,因为可以有“拉平撇展”的长度自由。而自由恰恰又需要一种更大的限制,只“拉平撇展”肯定乱糟无序。一个村子本来就是一棵不小的大树,厘清头绪实在是一件难事,何况我还想由村子连带到镇上,再由镇上带到县上、省城、京城,有时就觉得这故事特别不好讲。但小说最终仍是对一个村镇的山川物理、鸟虫花草、人情风貌、生老病死的铺陈,就有了一个看待整体的落脚点。

我所经历的半世沧桑,在历史长河中,只是一个小单元。但这注定是一个重要单元——历史不可能忽略这十几亿人的生命共进。透过一个村镇去仰观俯察,其中的摸爬滚打、拼死拼活、山崩地坼、反复试错,都具有了一个时代演进史上的独特意义。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一个过程,当我们恨着大山的贫瘠、闭塞,认真真真折腾几番后,才逐渐读懂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光同尘的重要。星空与大地,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生存命运的关键点,无论怎样潮起潮涌,最终还会落在敬畏、适洽、呵护与共生上。

归根结底,小说是写人的艺术。人是最复杂、微妙、多变的,我们阅不尽、品不够,其价值、尊严、智慧、力量之综合,体现了人的高贵性。而善良与恶行、淳厚与奸诈、正大与宵小、爱怜与仇恨、守常与贪婪,交汇出人的百态千面,这是作家无法穷尽的世相。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,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、时代的、历史的命运,虽然故事各不相同,打开的



世界存在巨大差异,但出发点和落脚点,仍在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身上。鲁迅说: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”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对于文学的意义。当我们感觉不到远方所发生的故事与我们作为人的牵绊时,说明我们正在麻木或堕落,文学也变得无意义。

小说当然也要探索新的艺术技巧和表达方式,需要不断地求新变异,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对人,对由人牵连出的广阔时代、现实和历史的打理记录。文学是关于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系统性安排,人的行为的变数,决定着小说的前进方向,任何技术,都只是人的行为的拐杖。当拐杖影响了人的行为时,哪怕这个拐杖再漂亮,再精美,大概都得忍痛割爱。这部小说里有一个特殊的角色——猫头鹰,他比我说得多,比《喜剧》里那条柯基犬说得也多。它不时对人类的过错絮叨个没完,有时对自己也十分不满。但愿这只猫头鹰不是某种后现代技法的刻意,而是一个创新的艺术形象。希望人类有更多的它或他存在,赐予我们从更广阔的星空来打量现实、省察生活的能力,增强自己更高层次的觉悟。

□陈彦

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

——读黄浩自然散文集《黄土四季》有感

师提倡和坚持下来的好习惯。翻阅这本八十多篇陕北自然散文集,我的脑海中不经意间浮现出一幅幅画面。神木的栏杆堡是典型的黄土农耕文化,那里是一个自然文学的实践基地,这难道不是梭罗笔下的《瓦尔登湖》?铁炉峁是北城《丰饶之歌》的发源地,栏杆堡芦家畔村又何尝不是《黄土四季》的生命源泉?黄浩老师就像梭罗一样走向自然,在他心中,这是一切艺术的根本出路。

轻轻地抚摸着《黄土四季》中的每一个字句,墨香已沁入心扉。从春写到冬,这一写就是六年之久,这六年来他都在自然实践,写作中度过,反思与推散人与自然、社

会和现实的问题。一个写作者,能在“神木黄金十年”中,陷入沉思,并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痛心疾首,这是以何等的勇气来面对和直视生活?

作者在书中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陕北高原的上百种物事与物象,从一只蚂蚁、七星瓢虫、麻雀、燕子,到红碱淖的遗鸥;从山野梨花以及一株杏花的旷野春意,到一阙枣的情怀记忆,让读者沉浸于一篇篇精美的短文中,享受喜鹊报喜带来的精神世界。

一个人痴迷一件事,并持之以恒地做下去,是对文学怀有敬畏之感的。每次遇见黄浩老师,他总是微笑着说:“兄弟,好好写,多向省级以上刊物投稿。”他是这样说,

也是这样做的。

一切创作灵感都来源于生活。在《黄土四季》中,我们不只看到了陕北高原上大自然的过风,也捕捉到了作者心中的那份希望和强烈的创作激情。孤独是一种特殊的安神剂,善于观察、辨析的他,无数次走进芦家畔,凝视着陕北冬夜,看着村庄老去,思索着生命的意义,这些都会由大自然给出最佳答案。

读《黄土四季》,仿佛走进天然的大自然博物馆。这里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,这里有父与女的对白之语。人生中,有多少路,就一定要走下去。有多少梦,又怎知不会梦想成真?

□杭建新

学不可以已

到天河书城时,却发现书出了新版,涨价到了18.8元。最后,我一咬牙,还是买了。

忐忑不安地揣着两毛钱来到公交车站,我和司机商量,看能不能少一些车票钱。司机看我很坦诚,加之是为了买书才缺钱,便答应了我的请求。就这样,我坐公交车顺利回到了项目部。后来,只要是能学到新知识的资料或者软件,我一定会买回来,哪怕平时生活得简单一点,在买学习资料上面,我从不会吝啬。

在绿皮火车上读书

现了一个我们自认为了解,但从来未曾如此真切感受过的20世纪。

乘火车,尤其是慢车,如果没有旅伴,时光就是漫长而枯燥的,人会觉得忧郁,只能打电话或发消息。火车呼啸进入山洞,信号时好时坏,也就无所事事。而带一本自己喜欢的书,进入到读书状态,时间便过得快速而有趣,充实而满足。

熟悉的车站,熟悉的山峦。来来往往,陌生的人流,各种乡音俚语,都成为独特的背景。读一本自己喜爱的书,逛书中的杭州西湖,聆听草原牧人的长调,都让我心绪平和,专心致志,与书中人物共鸣。

火车上读书,可以感受张生和崔莺莺凄婉的爱情故事,听着咿呀咿呀的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,心情起伏波动;火车上读书,是没有人打扰的特定时光,没有网络的勾引、没有工作的召唤,是属于一

2002年,我被调到了精测队,接触的全是进口仪器,要学的东西自然更多了。

操作进口仪器要学英文,于是我就采取了最笨也是最管用的办法:先对照说明书,然后查字典,弄明白每一个操作界面上英语单词的意思,并把英文和译文都抄在一个小本子上,揣在兜里,忘记了就拿出来看,然后对照反复操作。

2010年后,我参加工作也有10来了。长期阅读让我学到了许多新知识,再

个人的自由支配时间。看几页或看几段文章,就可以闭目遐思;火车上读书,不像在图书馆东一本、西一本地读,哪本都想读而哪本都没有读完。火车上读书,可以集中地读一本书,还可以反复思考、探其内涵,间或记下喜欢的词句或感悟;火车上读书,可以沉浸于自己的世界,闻着散发着油墨的书香,远离都市的喧嚣,不被电子产品控制。真想这样一直在路上,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。读累了,抬头望去,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景色,一掠而过。

我经常乘坐这趟绿皮火车往返于西安和矿区,在这条路上读完了路遥的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、白岩松的《白说》、高建群的《大平原》等,感慨于作者睿智的思想和不屈的精神。网络时代中,快餐式的阅读无法真正集中地、深入地思考问题,纸质书作为信息载体,思想传播的重要手段,

加上自己的实践经验,我开始琢磨起了一些小创新,比如防风帐篷,巧妙利用正三角形及三棱台的高稳定性原理制作,有效遮挡吹动仪器脚架的强风,降低脚架共振频率,提高测量效果;再比如“竖井定向测量系统应用技术”,提高了横向贯通精度。

近年来,我每天都给自己规定学习任务,一天2小时。有时忙,一天没来得及学,心里总是感觉欠了点什么,第二天就想着把它补回来。

一路走来,阅读让我收获颇丰。我想,在春暖花开时,我又该收拾好心情,整理好行囊,投入到接下来的奋斗中去了。

□白芝勇

仍然会存在的。因为总有像我这种“富贵荣华如浮云,但见书中日月长。无情何必生斯世,有好终须累此生”的无数书痴,还有像我一样在绿皮火车上,或是经常处于旅途中的读者们。

其实,即使在火车上见到熟人,像我这种寡言的人,也说了三五句,况且大声说话影响别人,小声说又听不清。干脆捧一本书,与书中人物对话,感受生命的典雅和宁静,从容和淡泊。

今人和古人记录了各种各样的读书方式,而我觉得可以再加上一种——在慢行的绿皮火车上读书,这是最接近生命美好本质的一段时光,使自己浮躁的心绪变得愈加明净而平和。在慢行的绿皮火车上读书,脚下行走的火车不仅在为当代人传播着信息,也为人们传承着文化底蕴。

□杨亚斌



我的读书故事